

《玉台新咏》编纂体例二题

胡大雷

摘要: 赵刻本《玉台新咏》卷前目录、卷中篇名的作者作品标注,其中“杂诗”,一是称作者所有诗作的总和,二是称某一类型诗作的总和,可以作为题目用,三是具体诗作的具体篇题。《玉台新咏》所录作品的题目有列于“篇末”者,当是继承自《汉书·礼乐志》、《宋书·乐志》,是乐府类作品标注法。

关键词: 玉台新咏; 杂诗; 篇末题目; 乐府类作品

中图分类号: I222.7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09)05-0013-04

《玉台新咏》,今日已不能见到原貌,最为接近原貌者,是赵均小宛堂覆宋本,这是《玉台新咏》陈玉父刻本系统中人们最为推崇的,该刻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,此处的讨论即依照此版本。

一、杂诗、杂曲、杂咏、杂歌

赵刻本《玉台新咏》的作者作品标注为二级或三级,每卷有卷前目录,卷中作品有篇名,有的篇章的篇末还有题目。标注为“杂诗”者,出现在卷前目录及卷中作品篇名处。这些标注为“杂诗”者有两种情况。

其一,卷中篇名题作“杂诗”者,总共有:卷1枚乘《杂诗九首》,卷2曹植《杂诗五首》、张华《杂诗二首》,卷3张协《杂诗一首》、王微《杂诗二首》,卷4施荣泰《杂诗》,卷5柳惔《杂诗》,卷10近代《杂诗》。这些卷中篇名题作“杂诗”的作品,“杂诗”是其真正意义的题目,即作者创作时就题名其为“杂诗”的。《昭明文选》诗“杂诗”类收有多人题名“杂诗”的作品,其中亦有曹植、张华、张协题名“杂诗”的作品,证明这些诗本来就题名“杂诗”。李善注《文选》称“杂诗”:

杂者,不拘流例,遇物即言,故云杂也。

这是从杂诗个体而言,所谓“遇物即言”,即杂诗的以景物抒情、以处境抒情,而不是专门为了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抒情。本来,诗歌创作要有一个具体的目的,如《文选》诗的补亡、述德、劝励、

咏怀、应诏诸类;或者要有一个具体描述的事情,如《文选》诗的公宴、祖饯、咏史、游仙诸类;或者要有具体抒发的情感,如《文选》诗的哀伤之类;诗歌创作就是由这些具体的东西而引发,因此,一般来说这些具体的东西要在诗的题目上体现出来,这就是“流例”。现在淡化这些“具体”而突出某种概括,因此,体现在题目上就不是具体的东西而只能题为“杂诗”。或者就是无题的作品,结集时标注为“杂诗”。

上述诸题,卷前目录也作此题,因为该卷就只收录了该作者题名“杂诗”的作品。也有例外,卷5卷前目录有“柳惔九首”,卷中有一首题名“杂诗”,意谓《杂诗》是含括在“柳惔九首”内的,因此,不影响柳惔《杂诗》在创作时就题名其为“杂诗”的性质。

其二,《玉台新咏》卷前目录总题名“杂诗”,除上述已提及的作品外,这些总题名“杂诗”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的“杂诗”,而应该是各种诗作的杂凑,是各种题目诗作的集合。这些作品有:卷3“谢惠连杂诗三首”、“刘铄杂诗五首”,卷4“鲍照杂诗九首”、“鲍令暉杂诗六首”、“丘巨源杂诗二首”、“王元长杂诗五首”、“谢朓杂诗十二首”,卷8“萧子显杂诗二首”、“刘孝绰杂诗五首”、“刘遵杂诗二首”、“庾肩吾杂诗七首”、“刘孝威杂诗三首”、“徐君蒨杂诗二首”、“鲍泉杂诗二首”、“刘缓杂诗四首”、“邓铿杂诗二首”、“庾信杂诗三首”、“刘邈杂诗四首”、“纪少瑜杂诗三首”、“徐孝穆杂诗四首”、“吴孜杂诗一首”、“汤僧济杂诗一首”、“徐排妻杂诗一首”、“王叔英妻杂诗一首”。卷9“傅玄杂诗五首”、“鲍照杂诗八首”、“沈约杂诗四首”^①、“张率杂诗四首”、

收稿日期: 2009-05-19

作者简介: 胡大雷(1950—),宁夏银川人,文学博士,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、文论的教学与研究。

^① 原为“沈约杂诗八咏四首六首在卷末”,胡大雷按:此有

“萧子显杂诗七首”。卷10“杂诗一首”。

这些卷前目录总题名“杂诗”，是某一作者诗作的集合称呼，因为在卷中篇题无一题名“杂诗”，而是各种各样的篇题；最典型的即如卷4卷前目录的“鲍昭杂诗九首”，卷中无“鲍昭杂诗九首”字样而分列各首之题：《玩月城西门》、《代京洛篇》、《拟乐府白头吟》、《采桑诗》、《梦还诗》、《拟古》、《咏鹅》、《赠故人》。且卷9、卷10所题“杂诗一首”者，其意味也是“诗一首”，各有具体题目，如“吴孜杂诗一首”，卷中题目即为《春闺怨》。因此，卷前目录总题名某某诗人“杂诗”某某篇，实际上就是某诗人“诗”某某首或某诗人某某首。“杂诗”，就是概括而言的各种各样的诗歌的集合，所谓“杂”，“杂者，聚也”（《广雅·释诂三》），“杂，集合意”（《集韵·益韵》），“杂，五彩相会”（《说文·衣部》）。李周翰注《文选》诗“杂诗”类：

兴致不一，故云杂也。

意即“杂诗”类是把各种各样“兴致不一”的诗集合在一起而统称之。于是我们知道，此处的“杂诗”，不是作者自拟的，而是指《玉台新咏》该卷中收录该作者的诗作，是为了统计总篇数而设。其意味与某某作者某某首或某某作者“诗”某某首是一样的。

《玉台新咏》卷中题目的“杂”，又有某一类型作品的总合之意，即“杂曲”、“杂咏”、“杂歌”之“杂”。如卷4：“谢朓杂诗十二首”之《杂咏五首》，含《灯》、《烛》、《席》、《镜台》、《落梅》共五题，署篇末；今存《谢宣城集》中，这几首诗或单行，或在另外的总题目下。卷5：“沈约二十四首”之《杂曲三首》，含《携手曲》、《有所思》、《夜夜思》共三题，署篇末；这几首诗或单行。卷10：“近代杂歌五首”，卷中为《近代西曲歌五首》，含五题，署篇末。“杂歌三首”，卷中为《近代杂歌三首》，含三题，署篇末。“吴均新绝句四首”，卷中为《吴均杂绝句四首》，含四题，署篇末。这些“杂”，即是各种的意思，“杂曲”、“杂咏”、“杂歌”就是数首曲、数首歌咏、数首歌之义。这些“杂曲”、“杂咏”、“杂歌”又可视作都是编纂者代拟的题目，为了表明某一类型的作品在书中集合性的收录；而且，这些集合起来称为“杂曲”、“杂咏”、“杂歌”的具体一篇篇作品的题目，是署在篇末的。

有些可视为编纂者代拟的卷中篇题，因为有确定的名称而不标注以“杂”，但也是某一类型作品的总合，如：卷6：“吴均二十首”之《拟古四首》，

含《陌上桑》、《秦王卷衣》、《采莲》、《携手》共四题，署篇末。此四题在《乐府诗集》中本不属同一系列。卷7：“皇太子圣制四十三首”之《乐府三首》，含《艳歌篇十八韵》、《蜀国弦歌篇十韵》、《妾薄命篇十韵》，共三题，署篇末。此三题在《乐府诗集》中本不属同一系列。“皇太子圣制四十三首”之《代乐府三首》，含《新成安乐宫》、《双桐生空井》、《楚妃叹》共三题，署篇末。此三题在《乐府诗集》中本不属同一系列。卷8：“萧子显杂诗二首”之《萧子显乐府二首》，含《日出东南隅行》、《代乐府美女篇》共二题，署篇末。卷9：“傅玄杂诗五首”之《拟北乐府三首》，含《历九秋篇董桃行》、《车遥遥篇》、《燕人美篇》共三题，署篇末。

上述标注以“杂”的“杂曲”、“杂咏”、“杂歌”的作品，以及不标注以“杂”而直接标注为“拟古”、“乐府”、“代乐府”，都属于某一类型作品的集合性篇题，是编纂者代拟的。而当这些集合性篇题出现在卷中时，其具体一篇篇作品的题目，是署在篇末的。

因此，《玉台新咏》所谓“杂”有三种意味，一是称作者所有诗作的总和，不可作为题目用；二是称某一类型诗作的总和，可以作为题目用，是编纂者代拟的；三是具体诗作的具体篇题。

二、篇末题目的由来

除单首或组诗有确切题目者外，《玉台新咏》卷中诗作的集合性篇题的作品，又有各具篇题的，这些篇题有的在篇前；当这些题目列于诗作之前时，则篇题集合性的题目在卷中是不出现的，即卷中的作者姓名下逐一为诸篇题目，在篇前。如卷2“（曹植）乐府三首”、“傅玄乐府七首”，卷3“谢惠连杂诗三首”，卷4“鲍昭杂诗九首”、“鲍令暉杂诗六首”、“丘巨源杂诗二首”、“王元长杂诗五首”、“谢朓杂诗十二首”，卷9“傅玄杂诗五首”、“鲍照杂诗八首”、“沈约杂诗四首”、“张率杂诗四首”、“皇太子圣制一十六首”、“萧子显杂诗七首”。

卷前目录为篇题集合性的题目，卷中亦为如此相同的篇题集合性的题目，这些作品如有各自题目，那么篇题就列于篇末，这种情况我们又可分为两类。

其一，卷前目录与卷中篇前题目相同或大致相同，而各首作品篇题在篇末者：

卷1：“古乐府诗六首”；卷3：“陆机拟古七首”、陆机“乐府三首”、“荀昶乐府二首”，“刘铄杂诗五首”，前四为“代”古诗，后一为《咏牛女》；卷4：“吴迈远拟乐府四首”；卷8：“萧子显杂诗二首”（卷中为《萧子显乐府二首》），“王筠和吴主簿六首”（每二首篇末为一题）；卷9：“沈约古诗题六首”；卷10：

误。当为“沈约杂诗四首八咏六首在卷末”，“八咏六首在卷末”为小注，后人抄录误以为题目应在篇数前，故提“八咏”置“四首”前。

“宋孝武三首”（前二首为一题，后一首为一题）、“许瑶之诗二首”、“近代杂歌五首”（卷中为《近代西曲五首》）、“吴歌九首”（卷中为《近代吴歌九首》）、“杂歌三首”（卷中为《近代杂歌三首》）、“王元长诗四首”、“谢朓诗四首”、“沈约诗三首”、“江洪诗七首”（卷中前六首每二首为一题，六首末有小字注：“已上六首《和巴陵王四咏》”；第七首为一题）、“范静妇诗三首”（前二首为一题，后一首为一题）、“何逊诗五首”、“王僧孺诗二首”、“徐悱妇诗三首”（前二首篇题在篇末，后一首篇题在前一行，可能是此篇题较长，篇末句下置不下，故提至前一行）、“姚翻诗三首”、“梁武帝二十七首”（其中或一题一首，或一题二、三、四首）、“皇太子圣制二十一首”（卷中为《皇太子杂题二十一首》，前四首篇题皆在篇末，第四首《华月》下有小字注：“已上《杂咏》四首”；其他其中或一题一首，或一题三首）、“萧子显二首”、“刘孝绰诗二首”、“庾肩吾诗四首”、“王台卿同萧治中十咏二首”、“刘孝仪诗二首”。

其二，卷前目录为某作者总篇数，卷中分列各诗作，其中有集合性篇题，而各首作品篇题在篇末者：

卷5：卷前目录“沈约二十四首”，其中的《杂曲三首》《杂咏五首》、《十咏二首》，此三首、五首、二首篇题皆在篇末。卷前目录“柳惔九首”，其中有《鼓吹曲二首》，此二首篇题皆在篇末。卷6：卷前目录“吴均二十首”，其中有《拟古四首》，此四首篇题皆在篇末。卷前目录“费昶一十首”，其中有《和萧洗马画屏风二首》、《鼓吹曲二首》，此二首、二首篇题皆在篇末。卷7：卷前目录“皇太子圣制四十三首”，其中有《皇太子圣制乐府三首》、《代乐府三首》、《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》、《雍州十曲抄三首》、《同庾肩吾四咏二首》、《和湘东王三韵二首》，此三首、三首、三首、三首、二首、二首篇题皆在篇末。卷8：“庾肩吾杂诗七首”，其中有《和湘东王二首》，此二首篇题皆在篇末。卷前目录“刘缓杂诗四首”，其中有《杂咏和湘东王三首》，此三首篇题皆在篇末。卷九：卷前目录“傅玄杂诗五首”，其中有《拟北乐府三首》，此三首篇题皆在篇末。卷前目录“沈约杂诗四首”，其中有《沈约八咏二首》，此二首篇题皆在篇末。

据上可以推测一点《玉台新咏》篇题原貌及缘由。

其一，《文选》收录诗作，不管何种情况，篇题均标于作品之前；包括“拟古”几首、“乐府”几首之类的组合，在如此集合性篇题下，各自篇题亦标于作品之篇前。而《玉台新咏》除单首或组诗有确切题目者外，卷中为某一类型作品集合性篇题者，

其各自篇题在篇末，包括“拟古”几首、“乐府”几首之类的组合，其下是作品，篇题在诗末。《玉台新咏》的这类做法，可能只是不愿在篇题标明上出现屋上驾屋、床下叠床的情况。

又有所谓反例，即某几首作品具有集合性质但卷中不为集合性篇题，那么，卷中就依次为各篇题目。反例一：卷2，卷前目录有曹植“乐府三首”，卷中无“乐府三首”的题目，故这三首乐府的题目皆在篇前。反例二：卷2，卷前目录有“傅玄乐府诗七首”，卷中无此题，直作各首之题，居篇前。反例三：卷3，卷前目录“谢惠连杂诗三首”，卷中无此题，则径题此三首题目。其三首都为乐府诗——《七月七日咏牛女》、《捣衣》、《代古》。

另一种反例：卷2，卷前目录有“魏明帝乐府二首”，卷中亦“魏明帝乐府二首”，无具体题目；诗题当脱落。其一“昭昭素明月”，《昭明文选》卷27、《乐府诗集》卷62均作《伤歌行》古辞；其二“种瓜东井上”，在《乐府诗集》卷77，《乐府》“行胡从何方”后。

《玉台新咏》篇题标注于篇末，是有先例可依的。现存集中著录诗作的古代典籍，除《文选》外，还有《汉书·礼乐志》、《宋书·乐志》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的《郊祀歌》，则是总题总篇数居篇前，篇题居于篇末。《宋书·乐二》的郊庙歌辞系列，除曹毗王珣造“晋江左宗庙歌十三篇”、张华造“晋《正德》《大豫》二舞歌二篇”外，其他作品总题总篇数居篇前，篇题居于篇末。《宋书·乐三》的“相和”系列，篇题居于篇前。《宋书·乐四》的舞曲、汉鼓吹铙歌18曲、晋鼓吹歌曲22篇、（何承天义熙中私造）鼓吹铙歌15篇，篇题居于篇前。而魏鼓吹曲、吴鼓吹曲系列，篇前有介绍，篇题点明于篇末。于是可见《玉台新咏》某一类型作品的集合，其分篇题标注于篇末，是继承《汉书·礼乐志》、《宋书·乐志》的做法。

上述《玉台新咏》卷中诗作为集合性篇题、其各自篇题在篇末的诗作，又可以说都是具有乐府性质的诗。上述诸作或为乐府、或为古诗及拟古、代古。古诗具有乐府性质，本来乐府诗与古诗，在当初划分并不清楚^①，如《上山采蘼芜》，《玉台新咏》列为古诗，《太平御览》引此诗作“古乐府”；又，《十五从军征》，见于《乐府诗集·梁鼓角横吹曲》，名《紫骝马歌辞》，前面还有四句，郭茂倩解题中引《古今乐录》曰：“‘十五从军征’以下是古诗。”又例如“孔雀东南飞”，《玉台新咏》题为《古诗无名

^① 详见马茂元《古诗十九首初探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6月，第2-3页。

人为焦仲卿妻作》，《乐府诗集》则收入《杂曲歌辞》题为《焦仲卿妻》。上述诸作的题目中，都含有“曲”、“咏”、“和”等字样，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 61 解题：

汉魏之世，歌咏杂兴，而诗之流乃有八名：曰行，曰引，曰歌，曰谣，曰吟，曰咏，曰怨，曰叹，皆诗人六义之余也。至其协声律，播金

石，而总谓之曲。

而“和”，即依照对方的诗作诗以酬答，首先有个以声响应的条件。《玉台新咏》录诗时宽泛一点，把咏物之作与唱和之作也作为有音乐性者，亦未尝知。而卷 10 为五言四句的“绝句”体，自“歌”而来，有乐府性质。

Two Comments on the Compilation of *Yu Tai Xin Yong*

Hu Da-lei

(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, Guilin 541004, China)

Abstract: There are three usages of Miscellaneous Poems, a poems sort compiled in directory and works, in Zhao block-printed edition *Yu Tai Xin Yong*. One, it means the sum of all poems of the author. Two, it means the sum of a certain type poems which also can be used as topics. Three, it can be the topics for the specific poems. Then, some works' topics in *Yu Tai Xin Yong* lie behind the works, we believe that this method was inherited from the *Li Yue Chi* in *Han Shu* and *Yue Chi* in *Song Shu*.

Key words: *YuTaiXinYong*; Miscellaneous poems; Yuefu

(责任编辑:石磊)

(上接第 65 页)

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 of Several Addendums of Huang Tingjian's Poems

HE Ze-tang

(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umanitie institutes , Guang Dong Guang Zhou 510642)

Abstract: Vol.1027 of the Song Dynasty's *All Poems*, *Addendum of Huang Tingjian's Writings*, had collected some poems which not belong to Huang Tingjian. Furthermore, the *Huang Tingjian's Writings* in *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* and *Lei Bian Zeng Guang Huang Xian Sheng Da Quan Wen Ji* published at Masha town in Song Dynasty had still collected some poems which not belong to Huang Tingjian.

Key words: Huang Tingjian's poems; addendum; 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

(责任编辑:陈剑)